

大學者 · 老頑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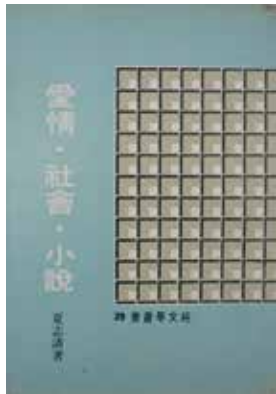
夏志清教授的書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| 應鳳凰

2013 年底夏志清教授辭世消息傳出，2014 年春節前後，港臺兩地文藝刊物紛紛推出悼念專輯。港臺文壇夏教授門生眾多，學者作家各從不同時段位置描述與夏教授一段師友情誼。大家對夏教授學術成就，「老頑童」快人快語性格多所描述。有意思的是，他生前對此「身後現象」曾有預測；1984 年從紐約寄一信給香港的林以亮，請好友為其散文集寫序，信裡說道：

我從不找人寫序，兄與弟相識最久，故有此請……我們身後，一定有很多人撰文紀念我們，但自己讀不到，很可惜。不如生前看老友為我們寫的序，分享這份樂趣。

林以亮（1919-1996）是夏濟安光華大學同學，從上海抗戰時期便與夏氏兄弟一起切磋功課，寫信時已有四十年以上交情。當然，夏教授終得老友長序一篇，刊在九歌版隨筆《雞窗集》書前，題目：「稟賦 · 毅力 · 學問」。林以亮標題不是隨便取的，乃模仿夏氏最早一部評論集：《愛情 · 社會 · 小說》的書名模式。夏氏一生中文著作，包括中譯版學術專書，全數在臺灣出版。若論與出版社因緣，和林海音主持之「純文學出版社」關係最為密切——他最早三部文學評論集，從《愛情 · 社會 · 小說》（1970），《文學的前途》（1974），到第三部《人的文學》（1977），全部由純文學出版。



· 《愛情 · 社會 · 小說》純文學出版。（圖片提供／應鳳凰）



· 《文學的前途》純文學出版。（圖片提供／應鳳凰）

* 張愛玲的伯樂

夏教授 1950 年代初期獲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，1960 年代初英文鉅著《現代中國小說史》在美出版，同時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中文系任教，從此便長住紐約直到退休。1970 年在臺北出版的第一本中文論集《愛情 · 社會 · 小說》，即收入他 1957 年以來「在港臺刊物上所發表的十篇文章」。

十篇中，有六篇原文是英文寫的，例如其中〈張愛玲的短篇小說〉以及〈評《秧歌》〉兩篇，即登在夏濟安在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書期間辦的《文學雜誌》上，時間是1957年6月和8月。此時英文「小說史」尚未出版。換句話說，英文原文還未發表，先被哥哥夏濟安翻成中文刊出。由於刊時並未註明譯者，讀者都以為是夏志清用中文寫的——實在是「譯文非常流暢，看不出一點翻譯的痕跡」（書序）。本書十篇中九篇是學術性文學評論，唯最後一篇〈亡兄濟安雜憶〉為追憶性散文，筆端帶感情也提供後人無可取代的第一手夏濟安傳記資料。

此書同時呈現夏志清與張愛玲關係開始的時間與細節。一般人津津樂道夏教授是「張愛玲的伯樂」，夏氏小說史如何「經典化」張愛玲云云。其實在中文期刊上評論張愛玲，比1961年初版的英文「小說史」早了好幾年。能有這些聯想正好說明英文小說史在海外的龐大影響力。夏與張的親切關係，還可以從兩人三十餘年間，互通的一百多封信內容看出來——夏志清去世前最新一本書：正是「聯合文學」2013年春天出版的《張愛玲給我的信件》，此書厚達四百二十頁，夏教授為每封信詳加註解說明，為張迷也為文學史留下珍貴資料。

年初臺北《人間福報》藝文版以夏志清辭世作頭條標題，副標題是：「一生致力發現與評論優美作品，將現代中國文學帶進美國」。文中說他最重要貢獻是「讓活埋歷史的作家重見天日」，在他的推動下，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美國成為顯學」。固然此一貢獻有目共睹，然而夏志清評點的現代作家何止張愛玲，何以大家光是提她一人？同樣的「發現與評論」模式，更典型更傳奇的「經典化」例子，還有小說家姜貴，不知何以甚少人提起。

* 也是姜貴的貴人

姜貴（1908-1980）出身山東諸城一王姓大家族，因嚮往「革命」，青少年即離家從軍成為國民黨員。他歷經抗日內戰等大小戰役，後舉家隨國府到了臺灣。不想退役後經商失敗，迫不得已提筆將過往經歷剪裁、穿插寫成長篇小說《旋風》。令人不解的是，這部後來成為反共經典的小說，1952年初稿完成時，曾投寄給臺灣二十餘家報刊與出版社，卻像顆皮球一般被踢來踢去，最後又繞回原地，小說家只能束之高閣。直到1957年，既捨不得毀棄原稿，又不忍心血結晶長久不見天日，百般無奈自費印行500冊作紀念，也寄贈各圖書館及海內外文友，同時寄了一本給夏志清教授。

夏教授這時在紐約州立大學教書，正獲得洛克菲勒基金贊助，以英文進行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的撰寫工程。《旋風》來得正是時候，夏教授讀後以專章論姜貴小說，使它誕生不久便進入現代小說史，而有了後來美國學生以姜貴研究作博士論文。不但早早出現《旋風》英譯本，更有自博士論文改寫的「姜貴評傳」在美國學界出版。夏志清評姜貴小說有這樣的春秋之筆：

他正視現實的醜惡面和悲慘面，兼顧「諷刺」和「同情」而不落入溫情主義的俗套，可說是晚清、五四、三十年代小說傳統的集大成者。

以上論姜貴文字，與評白先勇、於梨華文章全收在他第二本評論集《文學的前途》裡。此書還收悼念陳世驥的散文——應了夏志清自嘲的妙語：「除了學術文章外，我寫的中文稿，不是序跋，就是悼文」。除了1970年代「純文學」書三種，1980年代另有三部文學評論集，分別在「九歌」

與臺北兩大報業體系出版：《雞窗集》（1984）是他第一本散文集，有他自傳的片段、憶友談書，以及少時迷上電影的系列文章。《新文學的傳統》1979年由「時報」出版，另《夏志清文學評論集》1987年由「聯合文學」出版，收其現代或古典文學的學術論文。夏氏書評很有特色，是長篇評論而非隨筆式的，不失學者本色。前述「妙語」自然是玩笑話；各書除了序跋與悼文，其實還有「筆戰文章」。是的，夏教授與顏元叔、唐德剛兩大教授打過轟轟烈烈兩場筆戰，他人雖住紐約，但筆戰戰場全在臺灣。



· 九歌版《雞窗集》，1984年出版，上面有夏1985年題簽手跡。（圖片提供／應鳳凰）



· 《新文學的傳統》時報出版。（圖片提供／應鳳凰）

* 與顏元叔、唐德剛打筆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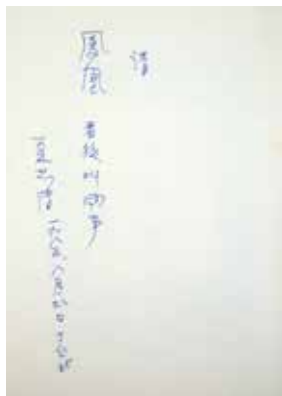
妙的是首場筆戰起緣於夏志清一篇消息來源錯誤的文章。1976年元月3日，他在《中國時報》人間副刊發表「追念錢鍾書先生——兼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新趨向」。原是篇悼文，（林以亮從香港寫信給他，傳遞了錢鍾書辭世的錯誤消息，比錢真正去世時間的1998年提早了二十二年多）。不料此文越寫越長，從《談藝錄》的討論寫到對美國漢學界「比較文學」方法論的批評。此文引來在臺灣全力推動「比較文學」，臺大外文系主任顏元叔教授重砲抨擊。

顏文刊於同年三月初人間副刊，題目是：「印象主義的復辟？」對夏氏推崇印象式批評不以為然，認為「方法學」才是文學批評必要手段。文末還不客氣地稱夏教授是「東部學霸」，批他在臺灣發表的文章是任性的、鬆散的。解嚴前臺灣報紙副刊讀者群龐大傳播力高，名教授筆戰備受矚目。夏志清回應長文：「勸學篇——專覆顏元叔教授」兩週內在同版刊出。除了回應方法學觀點，也回批顏教授「英文程度不高」，譯書錯誤一大堆。

第二場「夏唐」教授筆戰爆發在十年之後，這次導火線是《紅樓夢》。唐德剛教授準備參加大陸「國際紅學會議」，1986年5月發表一篇筆記式長文：「海外讀紅樓」，於「人間副刊」與劉紹唐主編的《傳記文學》月刊同步刊載。此文長一萬三千字，寫到後半忽然筆頭一轉，提到夏教授雖熟讀洋書，卻稱頌西洋小說貶低中國白話小說，是「沉迷西學，失去自信，妄自菲薄」的文化心態。又說夏著以海外極右、崇洋之言論，與中國大陸普羅文學傳統相對抗，是「以一人而敵一國」。唐夏皆任教美國紐約，唐主修歷史，拿的是夏教書所在哥大的博士學位，兩人已有

二十多年交情。夏教授讀完唐文即刻停下手邊工作，寫一篇比唐文更長，一萬八千字論文應戰，題為〈諫友篇〉，認定唐文「惡意謾罵」不得不回應。除了辯駁紅樓夢觀點，最後也回馬一槍，譏諷唐教授「油腔滑調」「顛倒是非」為了參加大陸紅學會議竟寫了一篇急就章，藉攻擊胡適老師與夏志清老友討好大陸官方，「犯政治幼稚病」，堪稱「愚笨之尤」。

顏夏筆戰文章收在純文學版《人的文學》一書。三十多年後重讀，仍覺戰火煙硝撲面而來；夏教授談笑風生，說話如連珠炮，語驚四座的身影如在目前。1985年我在人間副刊工作，拿《雞窗集》請他簽名。夏教授大筆一揮，寫的是：「請／鳳凰 看後叫兩聲／夏志清」，果然如假包換夏氏風格，題簽文意一詞兩用，成為我收藏中珍貴的題簽書之一。



· 夏志清的題簽手跡。
（圖片提供／應鳳凰）



· 三人 1985 年合照的照片，中間是傳記文學主編劉紹唐，右為夏志清教授，左為筆者。（圖片提供／應鳳凰）